

# 六盘山

## 编者寄语

再过几天,就是世界读书日了。春天与读书,很搭。读书可以给人带来心灵的满足,与作者及书中的人物达到穿越时空的心心相印,感受更广阔的理念、体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领略更深邃的思想。

阅读如同浇灌,使心灵之树得以生根、发芽、伸展、蓬勃。透过一本书,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一段历史、社会、文化的横截面,它是描摹世间百态、人情世故、知识与智慧的微型盆景。世态炎凉,探讨的无非是人性;种种故事,表达的无非是人心。

有的书温柔、内敛,小桥流水般萦绕心田;有的书激越甚至激进,瀑布一样从高空倾泻下来。有的书读完没有什么感觉;有的书文字带着力量,直往心里钻。读书不需要多贵的成本,所得却颇为丰厚。比如,春日的傍晚在月光下、花香中读一首诗,这不需要什么花费,却能给人带来很多喜悦。

尽管表象纷繁,每本书还是有一个核心的。读书,就是要找到那个种子似的核心,里头藏着作者的心智与能量。阅读是很私人的体验,有些书值得作为精神向导,无法与人言。

书由读者在选择,同样的,好的作品也在选择它的接受者。主要看双方是否旗鼓相当,是否同频共振。如果在生命体悟上无法产生有效联结,就谈不上真正理解与接纳。这一过程的结果,实则是体现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吸引力法则”。

当然,并不是说写作者都具备有价值的思想。即便是好的写作者,也只是思考并表达他所能思考、表达的。而这种记录本身是具有层次与层级的,需要阅读者有足够理性与客观的思考。时代与社会需要不同类型的表达者,能激发人们内心光明与美好的表达更应该被提倡。

读书有力量。阅人,悦己。春日读书,观察、体验、思考、反省,甚好。

## 且听风吟

### 在乡村小学读书

□ 富永杰

此刻,校园里充满阳光  
草木留下湿漉漉的脚印  
鸟鸣、花朵  
陶醉我们的身体

我喜欢和孩子们在这里席地而坐  
在一本书中  
唤醒懵懂与梦想  
像一只觅食的蚯蚓  
从泥土里刨开更多的光明

多么美好啊,风不来  
我们也会轻轻点头  
像粉笔遇见黑板  
起身时,心中便落满了岁月的  
星空与希望

### 五律·踏青

□ 余丽萍

阳和柳色新,草木始青春。  
树上花儿绽,天空燕子巡。  
临湖观丽景,隔岸赏垂纶。  
邀想当年事,清明念故人。

### 踏莎行·春分

□ 马利明

柳岸如烟,桃林似雾。春分草  
长黄鹂赴。蝶飞蜂舞鸟栖枝,双双  
紫燕寻巢驻。  
少女裙飘,繁花蕊吐。银铃笑  
语频频诉。长堤稚子放风筝,轻轻  
荡起翔如鹭。

## 百姓纪事

# 我念叨着你们的名字回故乡 (组章)

□ 寇艺儒

### 下马关

当年,穆桂英在此下马。站在北街口,朝南望去,很容易望穿街道,甚至更远,直到目光被一座叫大浪顶的山顶了回来。这个镇的主街道上,各种商铺沿公路两旁而立。在集日,街道两旁的空地就成了买卖农产品的场所。散放在地上的土豆、蛇皮袋里的大葱、驴车上的小米等,今天仍然像三十年前的样子,依次罗列在街道的两旁。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男男女女的吆喝声讲价声,此起彼伏。我被淹没在这样的人群中,感到很熟悉。亲切的家乡口音和方言,让我回到儿时。风轻轻地吹动我发白的头发,仿佛还是那个少年。多么淳朴的集市啊!我好像正在与一个做梦的东西,久别重逢。

### 大浪顶

这一座山就埋伏在我的归途中。北坡短,平缓。南坡长,崎岖。三十年前,我就已经熟悉这种布局。记得当年乘班车翻越这座山时,在坡的最陡处,我曾经有三次下车步行的经历。一次是因为严重超载,一次是因为一场小雪,另外一次因为一场大雨。我还记得,翻越此山,有一次是乘坐农用车,为了去下马关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当日,北风紧,满天黄沙。今天已不是那年那月那日了,我自驾车翻越。昔日的土路和石子路,变成柏油路。由于重新改道修路,南坡和北坡平缓多了。即使如此,当秋风穿透我的身体时,大浪顶

的山顶上仍然毫不留情地为我展示出一个辽阔的乡愁。

### 黑风沟

黄土地质,这个曾经靠天吃饭的地方,经不起一场暴雨的肆虐。因此,当年的黑风沟又窄又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连接两岸。记得那一年,无降雨,地皮上稀稀拉拉长着野草,农作物也是如此,连风都瘦得一捆一捆地吹。牛羊过冬的草料成了这年最大的问题。为了把从他们被称之为川里人那里买回的稻草运回家乡,我的那些父辈们,在这条沟里,肩扛人抬,驴马并用,拼搏了大半天,硬是把山一样的草料从沟的北岸转移到沟的南岸。现如今的黑风沟,有两座桥:一座正在使用的桥,一座已经废弃的桥。

### 预旺镇

坐落在街中心的鼓楼,证明这里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名邑古镇。我一直关心这个以三六九为集日、方圆几十里闻名的边贸集镇。在我的记忆里,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件是,在六个孩子中,被允许陪父母在此赶集而被安排看了一下午驴车的事。另一件是,因看戏被挤丢过去年才允许穿的一双新布鞋中的一只的事。

### 鲍堡子沟

一座小半人高的小石桥,足足可以赶上赶集的人和预旺镇上中学的学生,跨过一条咸水的小河。但这座小桥,只要有一次较大的降雨,就会

### 被山洪淹没

那年,洪水漫上了小桥,淹到了我的胸口,我是抓住一匹骡子的尾巴才过的河。想起这个情景,至今心有余悸。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用家乡的山水来滋润我的身体。

### 北塬

也算是一个塬吧,和我的村子相比,这个只有十里见方的地方,让人羡慕过。往日经过这个塬时,我的父亲总会指着夕阳下的一个老堡子说:这是你鲍姥爷的家,当年是个大地主。今天,我又一次认真地看过去,并看向沟壑纵横的东山。看着看着,就看到了一张充满沧桑的脸,像我的父亲。

### 张家塬

一条南北长约一公里的街道,北街主要是商店、乡招待所、农村信用社等。南街有几个私家商铺,这是南塬村的一部分。我妈的娘家就在这里,这里有血脉牵着她,她又以血脉牵着我们。就是这两个地方,一个南塬村,另一个沈家湾村,困住了她的双脚,她只能在这里腾挪空间。最后,把日子攒成了陡峭嶙峋的样子。不忍细说,在南塬的西头,我的家就在坡下。

### 沈家湾,我的家

从沈家湾下行一段一百米左右的陡坡,就到我的家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现在只有几户人家了。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山山湾湾,沟沟田田

依旧,仍然有我儿时的轮廓和样子,熟悉而亲切。我回来了,沈家湾村!这是一个宽恕一切的地方,宽恕离开与回归。宽恕空虚的老房子,宽恕阳面坡的一堆堆坟,以及周围山上飘来的任意一朵云。如今,我的沈家湾村,已经成了一个被遗弃的地方。但,仍然宽恕遗弃,用一个黄土一样俗的名字宽恕了从这里离开的每一个人的名字。

### 老院子

老院子外的这棵老榆树还在,是我们盛夏纳凉的最佳去处。老院子,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人住了,杂草丛生,但仍然有灵气和烟火的痕迹。每间屋子都显得破旧不堪,但每个角落都不时显示出儿时的景象,有欢笑,有悲伤,有亲情,有团聚,有分离,依次在我的脑海里回放。老院子,老屋,你的游子回来了!如果可以,我愿意把我重新安置回来。如果可以,我愿意用整个心装下你的过去、现在,还有将来。如果可以,我愿意坐在院子里,把那无数个夜晚丢失掉的星星一颗颗地找回。如果可以,我将会通过纸糊的窗口对着满天的夕阳深深地呼唤。当下,我希望你回归自然,回归大地。

### 生我养我的黄土地

在黄土地上,最容易留下的是脚印,最容易失去的还是脚印。不论我现在的世界周长有多长,此地,永远都是我的世界的圆心。

## 小宝茶话

把几个词列在一起,是想聊聊文学的时代性问题,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西海固文学和乡村振兴的关系问题。通俗一点,我们常说的作家抑或作品要“把握住时代的脉搏”,即文学“时代性”特征最基本的要求。举个例子,抗战期间,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从国统区跑到延安,深入生活,把自己的眼光和思考深深融入时代心跳里,创作出了大量歌唱光明、歌唱新生力量的优秀作品,这就是文学“时代性”特征和作家艺术家“把握住时代脉搏”的典型例证。由此,“文学”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教育价值等也因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强烈的时代特征而显得灿烂夺目。

中华民族是人类史上非常优秀的民族之一,中华文明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灿烂的文明。我们虽然有被外强入侵、被践踏被蹂躏的屈辱历史,但是绵延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上,“我们”创造了一个接一个人类奇迹,远的不用说,单说从1921年“觉醒时代”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短短一百年,中华民族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夙愿,我们的祖国和我们的文明也由边缘稳步地迈向世界舞台的核心,“我们”创造了一个个人类奇迹,有些是我们间接地道听途说得来的,有些的确是我们亲眼见证的。进入新时代,从国家战略层面上讲,“我们”从精准脱贫,解决十四亿人民的吃饭问题,到水、电、路“村村通”,到“广厦千万间,人人安居,人人“有尊严”地活着,到乡村振兴,再到祖国统一,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稳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些我们“看见”了,有些我们还没有“看见”,但是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度、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有理由因为“相信”而“看见”一幅宏伟的蓝图。“我庆幸,我生在一个伟大的国家!”纵观华夏五千年文明史,尤其百年来的中共党史,我相信,这是无数人发自肺腑的慨叹。

再说西海固文学,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史里纯正、纯净的文学群体,石舒清、郭文斌、马金莲等作家相继摘取鲁奖桂冠。宁夏已故作家李进祥曾说“写有信仰的文字”。对于从20世纪90年代走进中国文坛赓续下来的西海固作家来说,他们中绝大部分是“有信仰”的作家,能拿出“有力量”的作品,因为“文学”就是西海固作家的“信仰”和追求。西海固作家都对“文学”怀有虔诚和敬畏,比如以李进祥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可以说都是拿“命”去创作,这又是西海固这片土地上最原始最纯正的文学生态孕育出的作家品质。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全国推进,这既是我们生存的这个伟大的时代为广大作家让出的“创作红利”,也是这个时代对每位作家文学价值观的考验。前一段时期,我们西海固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今天,西海固仍然是乡村振兴的最前线。对于身处乡村振兴前沿一线的广大西海固作家来说,如何关照时代,挖掘素材,去文学地表现人类史上这一伟大壮举,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眼光、判断、思路和切口,何况有人就给我们走出过实践性的路子,比如《山海情》就是一个优秀的例子。我相信,一个作家,头顶清亮的蓝天白云,双脚走在令人内心踏实的大地上,抛开私心杂念和偏见,心怀感恩,心怀天下苍生百姓,敬畏绿水青山,去见证和记录时代,触摸细节,去完成“个人”的“新乡土中国”叙事,那么,“神来之笔”一定在创作路上的不远处等你。

作者简介:李耀斌,西吉县平峰中学教师。

# 文学、西海固与乡村振兴

□ 李耀斌



河岸春柳图

林风眠

## 史海钩沉

# 唐朝读书人的“升级”路

□ 侯凤章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是,读书人要真正高起来,还要赶上一个适合读书人生存发展的时代,古代人和我们现代人比不了,很多时候,读的书再多,那个时代也不给你出路,不给你发展的机会。唐朝贞观、永徽年间,科举制度蓬勃发展起来,当时的读书人有了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但读书人考进士走仕途,哪有那么容易?首先,在启程赶考时就能感受世态炎凉。话说武宗会昌二年,袁州宜春人卢肇和黄颇一同参加进士考试。袁州刺史看好黄颇的前途,特地摆设丰盛的宴席热情招待,而没有把卢肇看在眼里,卢肇只能在半路上等黄颇。可就在第二年,天大的消息从京城传到宜春:卢肇考中状元了!袁州刺史慌了手脚,急忙赶到城郊迎接卢肇,并请卢肇一同去看正在举行的龙舟竞渡活动。卢肇感到人情世故的巨大反差,当即赋诗一首,其中两句说:“向道是龙人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这首诗表面上是在写龙舟竞赛之事,实际上是表达对人生的慨叹。考生到了京城,并不是马上投入考试,而是先走“行卷”之路,就是把已经作好的诗写成卷轴,投送给朝中显贵以求扩大自己的影响,或者求得显贵的推荐。所以说,唐

朝的科考,与其说是考试,不如说是考关系。陈子昂在京城住了十年,找不上关系人,考试极不顺当。陈子昂年轻气盛,想另辟蹊径。当时市场上有一个卖胡琴的,一把胡琴要价一百万。有钱的人去看的很多,但不明白它的价值。陈子昂突然从人群中走出来说:我可以以一干缗来交换。大家很惊讶地问:这东西有什么用?陈子昂说:“我善于弹奏这件乐器。”并说:“我住在宜阳里。明天我准备酒,专门等候诸位。”第二天早晨,来了很多有名望的人。陈子昂对客人们说:“四川人陈子昂有文章好几百轴,跑到京城来,东奔西走,却不为人重视。这件乐器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怎么值得我放在心上?”于是把胡琴举起来就摔了。接着他把写在帛上的文章取出来,摆了两案子,分别赠送给客人,一天之内,名满京都。一把胡琴为陈子昂敲开了显贵的门。杨国忠的儿子杨暄考进士时,主考官是礼部侍郎达奚珣,结果杨暄没有考及格。可达奚珣不敢得罪杨国忠,还是把杨暄录取在前几名。李固言是凤翔农村娃,性格敦厚,考试没人举荐,到了京城就住在表亲柳家。柳家的兄弟们经常嘲笑他,说他找举荐人还想考上。这些表兄弟还恶搞,偷着写了

“此处有屋出租”的字条贴在李固言的头巾上。李固言不知道,走在街上,看见的人偷着笑。许孟容当时任右常侍,是一个没权势的官,没能力替年轻人说话。李固言想拿自己的文章去求教人,跟柳氏兄弟商量。柳氏兄弟就故意带他见许孟容。许孟容说:“我是个闲官,没能力帮你。但是,你的心意,我记在心里。”又看到李固言头巾上的纸条,知道他忠厚。可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年许孟容就做了主考官,李固言真的被录取为状元了。宋济在唐德宗年间考了几年没考上,就到西明寺复习准备再考。正好唐德宗在这年夏季的一天私访到了西明寺,宋济正端坐在窗下抄书。德宗进屋说:“请给我一碗茶水喝。”宋济说:“壶里有开水,你自己倒。”德宗又问:“你在忙什么?”宋济说:“正在读书准备应试。”德宗又问:“擅长什么?”宋济答作诗。德宗又问:“听说现在的皇上也好作诗,你认为他的诗怎么样?”宋济说:“皇上的诗意不好猜测。”礼部放进士榜那天,还是没有宋济的名字。有人讥笑宋济说:“你白丁忙乎啥呀?”宋济说:“就为了官袍子忙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唐朝的读书人就是这样一路向高处走,高处不胜寒,他们走得好辛苦呀。

六盘山 副刊

敬请原创 首发优先  
投稿邮箱: nxrblps@126.com